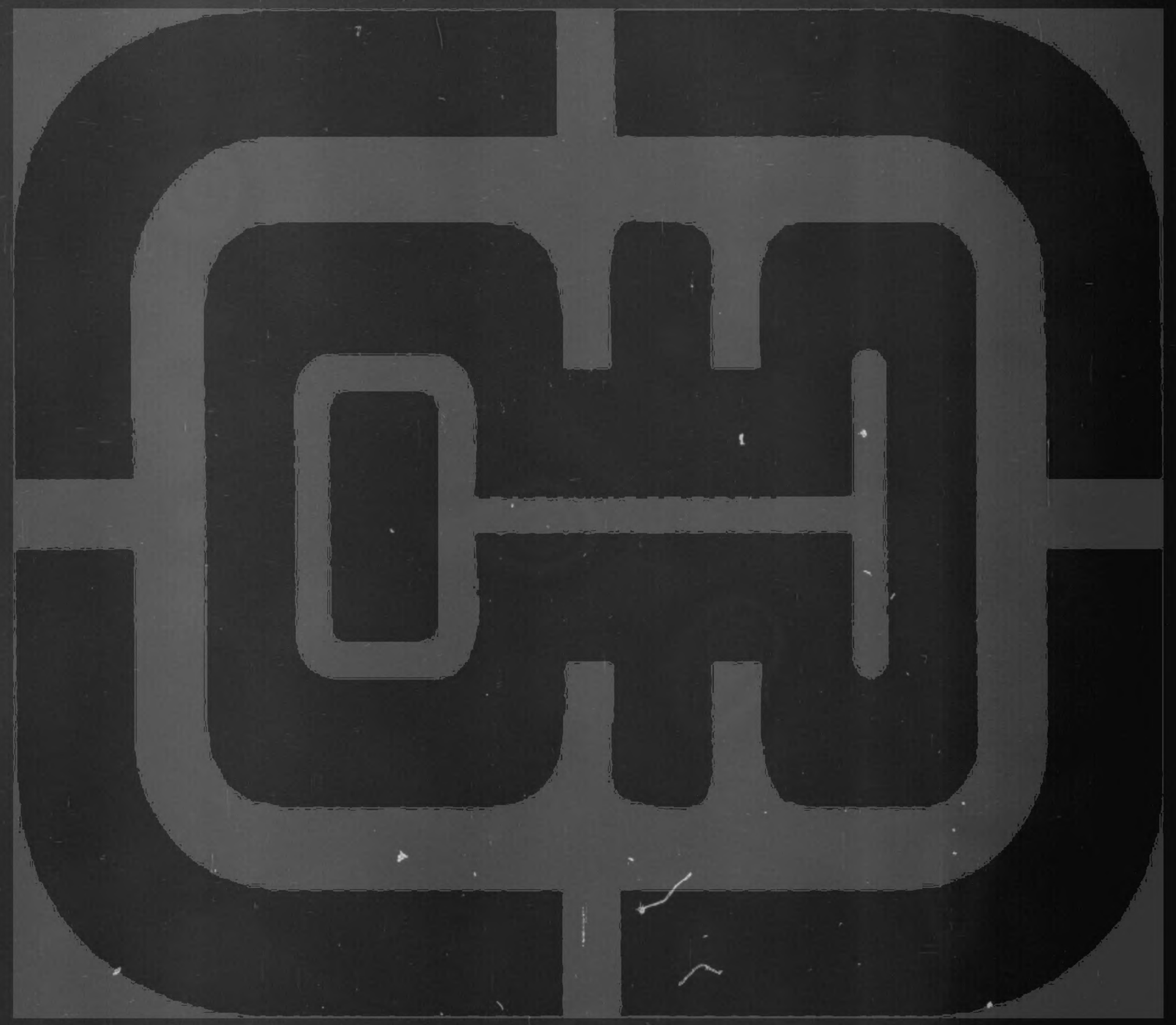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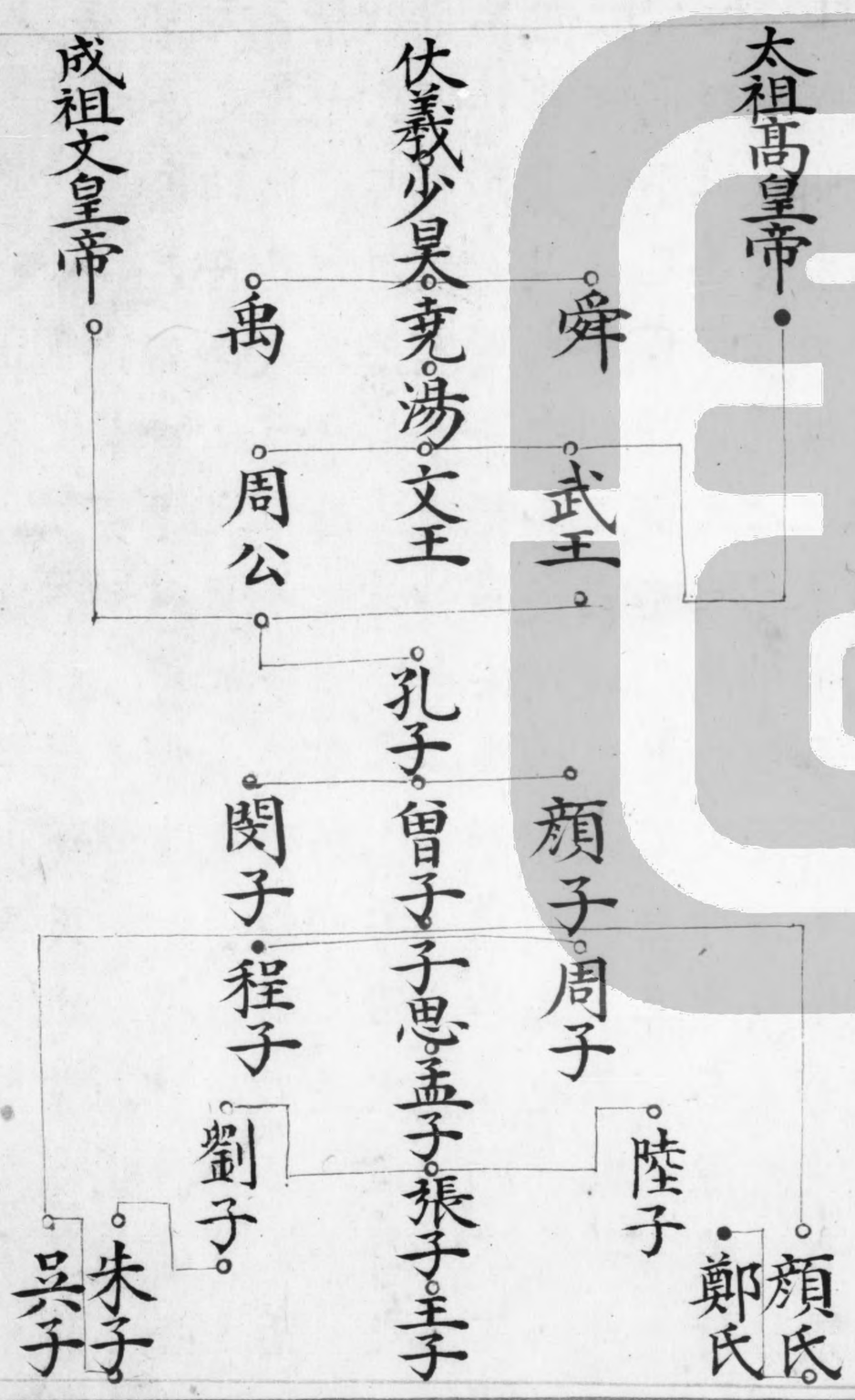


宗傳圖


太祖高皇帝
伏羲少昊堯湯文王
舜
禹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閔子
曾子
子思孟子
周子
程子
張子
王子
陸子
劉子
朱子
吳子
顏氏
鄭氏
成祖文皇帝

太昊 伏羲首畫八卦乾為父坤為母象老字六卦為六子象子字從老從子合成孝字

少昊 司徒典教之官名曰祝鳩氏鳩孝鳥也其教專主於孝可知

堯 陶唐氏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所謂明德者則天之明而為心之良知者也

舜 有虞氏其大孝也歟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精一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禹 姒氏七旬格苗法舜之孝八年治水蓋鯀之愆不獨致孝乎鬼神也

湯 子姓顧諟明命祗肅宗廟祗肅必齋而沐浴盤銘著日新之義矣所以承明命也

文王 姬姓日三朝王季緝熙敬止于孝也其純亦不已孝於穆不已之父母耳

武王 姬姓其曰惟天地萬物父母達本源矣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深哉

太祖 我明大父母也承帝王之大宗每乘夜氣振鐸而呼百姓其元聲曰孝順父母云

成祖 我明之大父母也著孝順事實作歌咏德聖子神孫世世纂承益隆孝治

周公 名旦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孔子 名丘作經之主其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孔子聖人也雖甚盛德何以加此

曾子 名參親傳此經啟手啟足之時呼小子而授以戰戰兢兢守身之法孝是也

顏子 名回明一陽初生之機孔子稱其不遠復彼知孝無不在故事師如父

閔子 名損孔子贊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又與之切嗟孝道

子思 名伋中庸所載庸行庸言順親承祭大孝達孝述父法祖惟是無聲無臭之天而已

孟子 名軻孩提知達于天下赤子心通于大人其要旨也夷之憮然受命心知詎可晦歟

顏氏 父名芝子名貞始皇酖父棄母之人豈容經存非芝父子以死衛之萬古長夜矣

鄭氏名玄六藝論曰孔子恐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六藝可謂識其大者

張子名載西銘一書明事親事天之孝此孝經之正傳即天明地察語也

周子名敦頤其圖中太極孝字從老之象也二氣五行萬物孝字從子之象也

程子兄名顥弟名頤嘗言神明孝悌不是兩事又言性命孝悌惟是一事旨哉斯言

陸子名九淵其詩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又謂孝經聖人踐履非虛言也

劉子名子翬敬者脩性之門孝子萬慮俱忘惟一敬念念之所通無紀極也此劉子語

朱子名熹幼書經首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後作刊誤未敢自以為是君子母傳疑焉

吳子名澄有校定經註吳子篤信朱學而尚疑刊誤之非其見超矣

王子名守仁所云致良知者致孩提愛親不慮而知之知也是孟子正傳

全孝圖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孚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為老能孳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日月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月受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脉為老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妥為子五行為老渾敦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為老受生者為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孝字釋

○經云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古文作○子在老人膝下也○說文孝从老省從子承老也○爾雅善事父母為孝○釋名孝好也○疏孝者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援神契元氣混沌孝在其中○鉤命訣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辨正論曰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卿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又鉤命訣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子華子曰事心者宜以孝○杜欽云孝者人之由靈也○荀奕云火德為孝其象為離在天者用其精則為日在地者用其形則為火夏火旺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白虎通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張說云孝哉一心混成衆妙○王維云夫孝於人為和德其應為陽氣○劉子翬曰孝為百行之宗以敬為本敬心既純大本發露求其名匹夫匹

婦能馬梜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楊簡云古文學字即是孝字○謚法至順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厚曰孝

全孝心法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父母口鼻通天地之氣子居母腹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一氣流通已無間隔何況那本靈本覺的乘氣出入又有甚麽界限處可見此身不但是父母的遺体也是天地的遺體又是太虛的遺體保養遺體之法不過馭氣攝靈一事馭氣攝靈不過愛敬二字愛之極為敬敬之至為齋齋戒洗心到得浩然之氣塞乎兩間赫然之光照乎四表方纔是箇全孝方纔叫做孝子這是極平極易極庸極常的道理如人目能視耳能聽只把做平易庸常使一生盲聾的人忽然得此便大驚小怪誇張神異然究竟来只是箇平易庸常如何添得毋子且世上有五等人孤子義子失怙之子為人後之子與中貴人他都恨不得親事父母殊不知此身既為太虛天地的遺體難道不是君父繼父繼母的遺體昔日王祥革但只一味孝順繼父繼母就有許多靈感豈是那繼母

生下他来至于孤子有乾坤有君師有宗廟
隨在皆可盡孝隨在皆有感通這五等人雖
無父母得事其實與在膝下一般若肯依着
這心法行將去何處不遇本生父母耶

傳經始末

孝經是孔夫子與曾子問荅之後自家做的因說話間有孝者天地之經一句故六經不名經此獨名孝經夫子嘗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他不輕了自己的志親筆做成春秋豈可偏輕了自己的行要曾子代筆不肯親做按春秋有十四年是魯哀公的事既然因着君長作經也可因着弟子作經了且秦火不燒的那繫辭中間屢屢稱子曰或稱顏氏之子不應疑他有子曰二字并稱曾子就說是曾子門人記的此經傳與曾子向後子夏的門人也傳着他那魏文侯也曾做傳過來不幸秦始皇燒書孔子的子孫孔鮒孔騰趣他未燒藏得在屋壁裏又有箇顏芝將此經學李斯的隸字寫着把與兒子顏貞收藏到景帝時節送上河間獻王比時魯共王好造宮室拆孔家壁子見漆寫蝌蚪字的竹簡放在壁中又聽得後堂樂音響便不敢拆屋送這竹簡還了孔家他家子孫

孔安國却不識得這字取顏芝孝經比同對
看彷彿字形證出一本蝌蚪文字叫做古文
那顏芝的雖在前邊出來只因字畫時樣反
叫做今文孝經昨帝時魯國三老進孔家古
文當巫蠱之後無暇流傳竹簡因而散失成
帝時購求一次張霸進偽古文驗其非斥去
平帝時又購求一次無應詔者未到得東漢
古文便不傳世了安有劉向比量今文古文
及古文亡於魏晉齊梁之說若劉向真得古
文緣何不獻成帝使他為張霸所欺若魏晉
齊梁之前古文尚在成平二帝所購求的更
是何本這話出隋朝經籍志那時有王逸王
邵劉炫三人通同作偽王逸假稱在京市裏
買得古文孝經一本送與王邵王邵又送與
劉炫劉炫就做稽疑傳播四方已前更有荀
昶范曄妄說得授孔家經傳因此上隋志附
會近儒輒載劉向云云也即如桓譚許慎亦
非實見古文不過把張霸等偽本模寫篆文
檢查字數為著述之資而已且古文二十二
章之偽了了易知方牛弘請購遺書劉炫造
偽書百餘卷題作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
官取賞被人造訐經赦免死他能偽造連山
魯史難道不能偽造孝經隋時有人在黃鳳
泉洗浴得兩塊石頗有碎文王邵便駕言二
石皆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麟鳳鬼神等
像復迴互其字作詩三百八十篇奏上他能
以無作有難道不能以假為真二子平素既
不足取信於人況他增減文字離合篇章又
多淺漏可笑更非桓譚許慎所見的偽本矣
司馬溫公不勝好古之心替他作為指解王
安石元與溫公有隙一見此舉就故意不用
孝經試士獨有金章宗朝移剌履進這指解
畢竟中國人的不肯家家戶戶妄傳也朱文
公深曉其非初意止欲刊誤不免通身刪削
一番他心下也不自安但言悉數所疑而為
質辛附汪程而免罪欲作外傳而未敢耳曰

疑曰質曰免罪曰未敢豈若四書集註自任庶有小補耶吳草廬知道文公不安從新校定一本密藏家塾兩公終不以所定古文為是至于今文人誦習歷歷感通徐份讀之而父病預愈馮亮執之而素霧屬天不是惟心欲常行此今文故也古文惟誕只是天心聖心欲常行此今文故也古文惟孝經還有此感應麽至若篇章數目或云四卷或云十八章或云二十二章想經文千八百餘字只好分做一十八束馬融做忠經正做此數祁嘉二九神經亦做此數按荀昶集疏明皇石刻並無章名惟皇侃題前五章之名看來十八章或是顏芝的舊本曰開宗等後人所增也未可知不必深論也嗟乎此經一厄于秦再厄于隋今日見存生民大幸學者莫因文公之疑而疑今文莫因溫公之信而信古文敬守舊章以扶新連則孝治將日光矣

全經綱目

此經只一章分作兩截自先王至汝知之乎做一截重在教上自夫孝至終於立身做一截重在德上然德本教生乃承上起下的話立身行道即至德要道的事實不可分也詩總兩截意在內下文愛親者至不惑申明前截之意事親至終篇申明後截之意把申明前截處細分之五等之孝是申上下無怨中含至德要道三才一章是申截之意把申明上下無怨中含至德要道以及民用和睦昔者明王至順之至德要道以及民用和睦昔者明王至順之又詳五等之孝申上下無怨中含至德要道不惑又詳三才一章申至德意聖人之德至要道以人之德至用和睦意此是前一截重在教字上也把申明後截處細分之五備一節是申始中終三項之孝居上不驕至大亂之道也乃養則致其樂之目申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意教民親愛至名立於後世矣乃居則致其敬之目申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意若夫慈愛至何日忘之乃病則致其憂之類事

父孝至無思不服乃祭則致其嚴之目孝子之喪親至事親終矣乃喪則致其哀之目俱申明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意此是後一截重在德字上也其申明前截中上下愛敬等通於後截其中明後截中至德要道等通于前截全經血脉貫通如父母所生之子見得分為四肢只是一體耳如今但改十七章為十六章十六章為十七章便無差繆不必因一星之失度而盡更三垣十二次舍也畧取諸家義正之於後

孝經邇言

陳留虞淳熙注

四明王荳校閱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這是孔夫子開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宗旨明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大義只一箇孝字都包得盡了仲尼是孔夫子的表德居是閒居時節曾子名參是孔夫子的徒弟在夫子傍邊侍坐夫子欲趁閒時盡說這孝恐怕徒弟們將沒要緊的話來問便先向曾子說道古先聖王有那與天下之人同得于天地的至德把來順着天下之心有那與天下之人同行于天地間

的要道把来順着天下之心既是順着他他與我似家中父子一般都和順親睦了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士在庶人之上邊的順着下人下人那裡怨他庶人在士之下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這下邊的順着上人上人那裡怨他大家各有這至德要道大家各去盡這至德要道化成一片懽心却不是大和的氣象你還知道麽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曾子離了坐席起来回言道曾參魯鈍何足以知得這箇道理夫子說道這便是你常行的孝此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將出来若把孝字分做五支一支天子自行一支到諸侯一支到卿大夫一支到士一支到庶人沒有一箇不孝順的這教便生生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生葉誰人止遏得他住你莫看得這孝小了可再坐地我盡與你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一人的身四體頭髮皮膚不是你自己的是父母生下你来你親受得他的毀傷了自身就是毀傷了父母雖然不該貪生怕死豈可驕亂爭鬬觸天怒犯王法損壞他的遺體須是戰戰兢兢如抱着父母出入方是孝子的起頭處世人都說父精母血只結得一箇胞胎不知在母腹中呼吸相通是你自的呼吸麽又說換齒剃髮天行痘疹皮毛一一變過已不是初生的身子了你還敢道面目不像父母的性情不像父母的麽但把那受之父母一句想起来此身豈患無着落處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身子既受之父母父母受之祖祖受之曾祖曾祖受之高祖高祖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地天地受之太虛誰為太虛凡天地人物無窮無盡通來只是一箇太虛全身譬如道途路路行得譬如聲音處處聽得誰能阻隔遮蔽得他若肯立起這箇萬物一體的身子君臣兄弟長幼朋友的路兒都通了却不是行道此人有先王明王聖人君子的聲名留傳後世却不是揚名好的父母配上帝之尊不是的父母得爭子之力坐在宗廟中世世受享却不是以顯父母只立得一箇萬物一體之身便無分毫虧欠處却不是行孝道臨了的事麼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欲要立身不從太虛渺茫處做起今人一離腹中便在膝下此時承受父母的身子思量不敢毀傷他的喚做始於事親堅持這不敢的意思纔到一物不容的時節便見得萬物一體天子看上帝就是父母諸侯以下看天子就是父母既是父母了敢不竭力奉事他這喚做中于事君已移動一步知得事君隨分可移將去都是順着天下的便把這大道行得盡名聲播揚得遠就喚做終于立身若只說始終不說中間一節我這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僻矣如何是孝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夫子說完了又引大雅文王之詩說道可不常常念着祖宗修那祖宗的德正謂那文王的德無聲無臭與上天一般蓋臣勸成王修這樣的德何患自身不立就是文王的令聞一發遠布一發可以配天了你如今

修的至德要道便是那無聲無臭天之祖德因此上事君事親立身都來完備毫髮不缺也我前番說先王有幾件事要你知今文王豈不是你先王觀一文王其餘先王誰不如此你當信我的言語不是虛說的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夫子引詩後又說道如何是上下無怨你且看諸侯之上有天子天子的孝何如凡人愛惜父母的身就不敢嫌惡那衆人與我同受的身尊敬父母的身就不敢輕慢那衆人與我同受的身元來我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四海百姓也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那愛敬只在自身與自家父母的身尚未為盡若還立起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的身都不惡他慢他至于親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這盡處就是所得的孝把這孝分作四支加於諸侯以下傳着祖宗姓氏住着四海之內的人人學做孝子人人都無怨心誰不喜慶此事人臣做不來或者是上天的嫡長宗子天底下都是他管着的方纔事親事天一時了當行得這箇大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子說完了又引尚書呂刑篇說道天子一箇人法舜之孝不敢輕易用刑便有祿位名壽諸般喜慶的事一人既有喜慶的事兆民都受一人福蔭家家和睦箇箇無怨與我前面說天子盡孝百姓都孝的說話一箇道理汝當信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卿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的孝如何這公侯伯子男做諸侯的人爵祿富貴是天子與他的社稷人民是祖宗傳他的身體髮膚是父母生他的總來又是天地付他的自家沒一些子分豈得自高自滿只謂他生長豪門習尚驕侈一向放縱去了如何叫做孝子如今他爵位高似卿大夫似乎危險若肯反本便能持敬不至危險俸祿多于卿大夫似要傾翻若肯反本便出入有限不至傾翻既然高而不危天子與他的貴終身不離既然滿而不溢天子與他的富終身不離富以報功貴以報德富貴不離其身其不驕不侈的功德足以保祖宗傳他的社稷和祖宗傳他民人這社稷民人父母受之祖宗祖宗受之天子滿望子孫能保守能和睦他能如此豈不是孝順的子孫也不驕不侈到極處連天地也孝順了這箇或者是諸侯之孝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夫子說完了又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氷兒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死可見這富貴這社稷這人民不是安逸受享得的物事就如深水薄氷無有二樣倘或一些差遲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為孝也我說山高要墜水滿要翻與詩說深水薄氷有何分別汝當信之謹按此詩之旨是全孝心法後來曾子口詠此詩親傳弟子不但諸侯可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士之上有卿大夫卿大夫之孝何如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與天之宗子天子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後王法祖尚不敢違那後王的卿大夫豈敢違法只緣天子完全是天就君父臣子之分說來又完全是父孝順天子便是孝順天地孝順父母了何況立身保宗全在于此為卿大夫的人不是先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不敢做來穿不是先王說過合法度的言語不敢將來說不是先王行過的好德行不敢將來行因這不合法度的言語不說不合道理勾當不行口裏說的無可簡擇都是好言語身已行的無可簡擇都是好德行說的好言語傳滿天下也沒有差了的行的好德行傳滿天下也沒有怨惡他的這衣服言語德行三件兒一齊完備方纔是箇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能立身的孝子豈不能保守宗廟承奉祭祀只為他事君一節合經常之法連事天事親的道理都包在裏邊這箇或者是卿大夫所行的孝道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說完了又引大雅蒸民之詩說道仲山甫修其威儀為王喉舌早起晚息一味小心翼翼式于古訓不敢懈惰專專服事君王一箇人其明哲保身不辱父母的道理却已都在裏面了我說那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喉舌相合我說那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我說那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身相合沒有一句無証驗處汝當信之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庶人之上有士士的孝何如前邊做卿大夫的致身忘家已久誰不知忠孝是一箇道理只與他說事一人便罷不必說資取的意思獨那士人初離膝下纔入仕途尚未深曉得君父相同的原故須與他說資取之義透徹方肯一心一意專事君王也但凡世人始生無不愛母的後來得知無父婚媾胎育不成無父教誨道德不成愛父的心反重了母子如今復取事父的心去事母斟酌來恩情一樣豈有兩般的愛天地是人之大父母天子是天之嫡子却不正是父親如今把敬家中嚴君的心來敬國中父母豈有兩般的敬既是事母取父之愛事君取父之敬可見只有父親兼得愛敬這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於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於父亦應愛同於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喚做不忍欺君的忠了取資父之敬事君就喚做不敢慢君之順了合這兩般兒不遺失了一件去事君就能保全士的祿位安守士的祭祀了總來只是一孝字孝君時連着孝親孝親時連着孝君這箇或者是為士的孝道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夫子說完了又引小雅小宛之詩說道人生有如鶺鴒一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的又有如蜾蠃兩箇形體相負乃得化生的父母生我不必言了凡全我化我的人皆有生我之恩當得早朝起來夜裏睡去戰戰兢

兢無忝所生方是孝子我說那君父相資豈不是全我的我說那君父相同豈不是化我的不忝辱此等生我之人豈不是士的孝道汝當信之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世上農工商賈都叫做庶人他是天地所生的人是朝廷所愛的赤子其孝何如農夫時順耕獲百工無悖于時商賈日中為市都用着這天道農夫隨五土之宜百工順川谷之制商旅通九州之貨都用着這地利又肯謹慎保守身已不犯王法樽節使用錢財不欠租稅因此上養得父母快活此真實是庶人當行的孝道我說天子至士之孝還不敢決定自以為是須着箇蓋字又要引詩引書來作証據惟此一節是你見我聞的又何必疑他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這箇孝字若還遺剩了一箇人停息了一刻兒就有不到的去處如何喚作至德要道我看前邊五等的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沒一箇不行這孝這孝有事親的時節有事君的時節有立身的時節時時更改種種不同却元來合下便是不變不遷沒朝沒夕的真體要尋他歇尾處也沒處尋要尋他起頭處也沒處尋真箇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世人只因日用平常忽畧了他每每患他有不到處他豈有不到處之理由庶人而推之夷狄禽獸也昧不得這心由終始而推之夢寐恍惚也昧不得這心直是無毫髮滲漏瞬息氓臧豈不是極至之德切要之道誰人去他上頭添得一物出來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見說前面五樣人所行的孝無始無終渾

淪普徧因嘆息道向來只說行孝便了不知這樣廣大得極他心裏還疑着未必如此極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子知道曾子還信不及一發把前邊的意思敷衍申說一番便荅他道古人解釋這孝字不同小可他說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天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這箇道理因利喚做地義因他常明喚做天經因他常順喚做民行總來是天地經常不易無始無終的大法人人同禀的良知這箇良知雖暫時昏蔽本體之明終未嘗息所以先王出來不費纖毫氣力但只法這天明因這地利把這衆人本明本利愛親的良知順着衆人既不是強教他何必整肅方纔成就既不是強正他何必嚴切方纔平治我前面說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正為他根原係天地人之自然故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這至德要道不過是孝孝不過是愛敬兩件教字不過是孝之支先王見得上人之教不肅而成下人便不嚴而治是這箇教真可以化民何待外求因此上先把這愛父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的人自然不忍遺棄二親了就將此仁愛之

所統喚做德義的與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起來全修百行矣先把這敬父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天下的人自然不敢好勇鬭狠乃就將此敬讓之文喚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衆人便都和順親睦又將此禮樂之情喚做好惡的與他披露一番衆人都便怕犯禁令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我說民用和睦若不是用着這個道理那得徑自和睦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夫子說完乃恐怕曾子疑心那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一句謂民自法天地便罷又何用先王則天明因地利方纔成教方纔化民就引這小雅節南山的詩說道尹氏不過是箇太師他威光赫赫然百姓都瞻望着他正謂昊天不免勿順民心不免有迷枉回天意俾民不迷尚且賴着師尹何況明明天子四海具瞻可不立教以化民乎若但曉得民則天地之經不曉得民迷天地之經前番所說教化政治都是虛設的了汝若有疑當取此詩為證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前面既說愛敬之治民用和睦還覺是泛說如今又把敬字申明自天子以至庶人上下無怨的意思見愛之極為敬敬之極無所不通便一步深一步去孔夫子說道古來明哲的君王曉得太虛象老子三才象子字合來只成這一箇孝字就把孝字分出支條理治天下沒有一人不是太虛父母的遺體却又從敬父母的遺體發起

孝心更無倒行逆施的弊病後來畢竟反本還元顯揚着生身的父母譬如木從根生枝葉暢茂復罩着本根一般他既看大臣小臣俱是太虛遺體了雖小國的臣子也不敢棄何況那公侯伯子男人人都曉得不敢棄的因此那萬國臣民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天子的先王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用他資助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天子之孝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受教於明王知窮民俊民俱是太虛遺體了雖鰥夫寡婦也不敢棄何況賢士良民人人都曉得不敢棄的因此上他管下許多百姓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諸侯的先君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用他資助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諸侯之孝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卿大夫士庶人受教於明王知臣妾妻子俱是太虛遺體了雖臣僕婢妾也不敢輕何況正妻兒子人人都曉得不敢輕的因此上他一家兒人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卿大夫士庶人的二親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用他資助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凡人含怨忍辱屈意服事于人面前必有不甘心的顏色背後必有不甘心的

言語這受他服事的終是不安樂享用得也不快活如今聚着這許多懽心去事生存的父母父母的心裏也懽喜有甚不安樂處聚着這許多懽心去事亡沒的父母父母的神靈也懽喜有甚不敢享處聚着國家天下這許多懽心去感格我那乾父坤母乾父坤母視聽得也懽喜有甚氣化不和平處但凡天降大戾便生災害既是和平就無水旱饑荒的災害了天降大戾便生禍生亂既是和平就無軍馬盜賊的禍亂了一團和氣充滿太虛止結成這一箇孝字豈不是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福應先王有至德要道而上下無怨正是如此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說完了恐怕曾子尚疑人各一心因甚麽這等通貫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知交徹的妙處乃引這大雅抑之詩說道人能抑抑敬慎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行從覺悟處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方的臣民靈覺之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碍因此上四國順之也我連說幾箇不敢正是這抑抑之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自然覺悟靈通懽忻交暢矣哲人可證明王國順可證和平歷歷有証汝不須疑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聞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已知孝為至德還疑詩是哲人之德未是聖人之德將謂聖人出類拔萃應該獨有一德超於孝外纔稱大名所以問道聖人的德行更無有大似孝順的道理麽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子

恐怕他求聖人於人之外便答他道人者仁也如果核之仁含着許多生意在裏邊天地生生之心叫做性天地之性就是人比天地一般何等尊貴真非萬物可比他有百行百行之中莫大於父子之孝父生子子養父雖是生生的意思還未通得到生生的根原上去因此日日嚴憚着父親念念收斂將回來豈不大似那孝些這嚴父的人直把父親比着人君也只是天之子徑自把來配了無聲無臭的天再尊嚴不去了到此已反本還原了殊非周公這箇人纔能如此嚴父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昔者周公制禮冬至祭天把始祖后稷來配着天季秋享上帝把父親文王來配着上帝他見一陽來復其中不移的天心就是我始祖了便齋戒七日以迎接這生機一陽發剥上邊碩果的仁心就是我父親了便齋居九室以保全這生機天心即仁心仁心即天心這點生生之心無終無始常靈常明乾坤父母萬物總是一片真心有甚隔碍處所以海內諸侯隨念感通都來助祭我前面說道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正是心心交徹不是小可的德行俛俛來的雖大聖人也只是此心此性又豈能在人性上添一物乎當初周公但制禮文不敢身行禮節後人止要明白禮義豈宜僭用禮儀覺悟得此禮的義思透徹人人可以事父配天不必周家父子時時可以事天事親不必冬至季秋所謂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我何嘗定說天子則之來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

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豈惟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雖聖人之教亦無以加於孝教是孝之支條因性誘民而已你看周公制禮之義一陽動後生養至秋來漸成尊嚴之氣尊嚴之氣又含着生養之氣所以人初生在膝下便愛養父母從此日日尊嚴父母起來却不是自然生生之理聖人因他自然肯嚴順着教他敬因他自然肯親順着教他愛有何難處我前番說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只為接着他生生的本根所以其速如此可見這政教就是聖人的政教莫要看小了他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聖人之德聖人之教雖無以加于孝然必先有德于己方纔可行教於人此是我性中自然生生的真條理一毫也顛倒他不得我且與你說父子相生豈不是天之性父為子綱豈不是君臣之義這箇天性生生不已父母接續着天地祖宗生出我來接續着父母我的子孫又接着我真是孝無終始不比小可的接續還有斷的時節所以謂之天性這箇大義森森難犯看他是嚴君己是厚了又看他是上帝更厚了一層一層厚到加不的得去處不比尋常的厚還可增添所以謂之大義既是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既

是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合禮也只叫做悖禮這般的人本要民來法則他不知以那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一場誰肯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似善已不在善的數內矣大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假饒得了這悖德悖禮二種凶德與天地之性了不關涉君子豈把來當那人為貴之性而貴之乎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君子修聖人之德施聖人之教畢竟從愛敬父母上起決不如此顛倒亂做他發言預思使民可道制行預思使民可樂德義預期使民可尊作事預期使民可樂容止預期使民可觀進退預期使民可度言行德義作事二件都根于愛親來容止進退二件都根于敬親來件件順理件件率性以臨其民百姓自然畏懼他又親愛他法則他又做象他這箇叫做以順則順民皆則焉因此上君子的德教決成就君子的政令決施行我前面說先之陳之導之示之而民從正是如此何患不到聖人地位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夫子說完了又恐怕曾子只在德教上做工夫只在聖人上討分曉不知求那無聲無臭不二不息的上天之載所以引曹風鳲鳩之詩說道所謂善人君子者只是收斂威儀主一無適與這渾然至一的天心無少差忒便可作四方之範享萬年之壽了你看鳲鳩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往往來來合而為一無休歇的時節然後鳥鷃纔有生意如今這點天心資始萬物保合太和一陰一陽一

升一降如環如結往往来来合而為一也無休歇的時節所以萬事萬化萬年之曆俱從此生汝欲到無以加的去處但只儀一一外更無別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事其親把前面說話看来只是一箇敬字事親之道已是千足萬足了然沒有種種的節目這敬也無安頓處因此上乳夫子有從新向曾子說道那孝順的兒子奉事父母不只一件每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在在處處都是父母一點敬心在在處處都致得盡是他第一節事中間把衣食去養父母保得禍亂不作使之安樂把藥石去醫父母惟恐病痛不觧深以為憂父母身沒了不事虛文一心哀戚父母祔廟了不徒虛祭一心齋嚴這五件兒行得件件完備纔是奉事父母的這敬字纔有安頓處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如何喚做養則致其樂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有父母當養這養父母的在衆人上頭休要倚勢驕縱在衆人下頭休要悖逆作亂在一般衆人中休要與人爭鬬為何如此居上而驕下人怨他要亡了國家受享大過又要亡了己身為下而亂上人怨他必加刑罰在醜而爭同伴怨他必加刀兵這三件兒不除了遭着喪亡固是毀傷取着傷了他的遺體雖每日間把牛羊猪来養他父母身體已是壞了一半這一半受享着兒

子的也不安穩常常搪驚受怕吃不下咽怎的叫得他做孝順的兒子所以養父母的必須把我的懽心去承着他的懽心極致其樂乃為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夫子說道我說為下而亂則刑刑已及身雖懊悔無及了若走在亂的路上及早回來猶可免於毀傷且如五等刑法有三千條目其間惟獨不孝的罪過極大只緣他不顧親身連這遺體也該替他除了凡治大亂之獄應得如此元來大亂的事有三件一件無君一件無法一件無親無君的只起于要求上人無法的只起于不把聖人為是無親的只起于妄指孝道為非這幾件未到得大亂却是大亂的路徑畢竟要走到五刑裏去方得歇

脚世上養親的兒子豈可差走了路頭可見那驕與爭一定也有箇路兒了求親心之樂者戒之戒之此以上是不敢毀傷身體髮膚的節目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如何喚做居則致其敬這箇嚴父的敬字是主一無適之稱直到收斂不容一物的境界連這一也用不着澄澄湛湛無我無人與天心別無二樣方纔謂之嚴父那萬國之懽心接着嚴父之心這嚴父之心如今養解致樂已是孝親的了若只教民親愛其實莫善於此又欲教民盡禮順的心誰好似把孝來推之同氣的這箇悌道欲將惡風俗變做好風俗誰好似把孝來被之聲容的這箇音樂欲莫安上人整齊下人誰好似把孝來

著之節文的這箇禮制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此孝日嚴一日已著於節文而為禮了禮只是一箇敬字敬便無所不通我與你說他簡要的去處凡疎遠者心離父子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父母兒子就喜懽起來兄弟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兄他弟輩就喜懽起來君臣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君他臣子就喜懽起來至于一箇路人與千萬箇路人在此箇箇敬他方纔箇箇喜懽如今有箇機關只消敬一箇人千萬人一齊都喜懽起來敬的少悅的多是他從嚴父配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上敬着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懽心豈非是極簡極要的道理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雖是簡要之道若更說到感應的極至處又不止千萬人悅他這千萬人一發敬他何以見之君子以嚴父之孝教人明白對他說父子合來是箇孝字兄弟合來是箇孝字君臣

令来也是箇孝字一霎時間把他的真心都喚醒在這裡却又何須家家行到日日厮見纔知道我是父我是長我是君只消這樣教他孝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父了就這孝中教他弟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長了就這孝中叫他臣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君了你不見大雅洞酌的詩說道那強教百姓的悅安百姓的君子百姓們都待他似真父真母一般詩之所言如此假饒得千萬人的喜悅也叫做順民如今千萬人敬他同于父母則為長為君更不必說起豈不大似前面說的喜悅到此地位殊非通三才貫兩儀與萬國的血脉周流融液如一頃行潦注來注去不滯不塞有這等極至的敬德方纔順民如此其大所謂先王有至德以順天下者此也你且看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于民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于我我也敬民也敬豈不是居則致其敬人我同敬總來立起箇萬物一體之身豈不是立身行道人人稱他父母稱他君長豈不是揚名於後世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夫子道我前面說的是天子的事諸侯以下又却如何你看詩人說君子本非父母百姓待他恰如父母這孝豈不是可移動得的若移這孝父母的實心去事君王就喚做忠於君王了又移這孝中敬兄的心去事長上就喚做順于長上了這敬父敬兄的心施于一家何等整齊嚴肅移此心上做官就喚做能治人的官了他君家也敬移去居一國也敬移去居天下也敬居則致其敬如此是行成于一念敬心之內矣後來的人都稱他做好臣子好官府名聲兒立得何等久遠此以上都

是居則致其敬的事都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的孝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昔者曾子耘瓜傷了些藤曾指把大杖打他仆地孔夫子因此不容曾子相見想那曾哲狂的人多有過失曾子須順着他心裏終是不安如今恰好說到病則致其憂便思父母病重時節也有治命也有亂命治命不須說起倘或一時亂命就違了他却得着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道就把前面語將八箇字包着說我都曉得了恰是這八箇字無非從命的話不知隨他善令惡令治命亂命一味這般從順將去還是箇孝子麽

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夫子本欲與曾子說病則致其憂他却有此問若只把不從亂命的話荅他便狹了因此就從身病上推出心病來說救治的方法此與周禮司救掌民過失巡民疾病一般先王見民有過失有疾病只立一箇官去救他顯是一件事矣所以便斥他道這是甚的言語這是甚的言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古時

帝王有七箇諫諍的朝臣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壞了天下諸侯有五箇諫諍的陪臣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亡了一國大夫有三箇諫諍的家臣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亡了一家士屈已下交肯諫諍的庶人得他救正好名兒不脫了身上父親降心容受肯諫諍的兒子得他救正惡名兒不陷了身已你不知這無道就是不義不義就是無道乃人身的大病痛為子的不可不用力諫諍救轉父親來為臣的不可不用力諫諍救轉君王來你父親倘有這等病痛必須苦口爭之若任他縱着聲色嗜慾違天地之和傷天地之性不成災病便成過病必致陷身死地與那眼見親疾不進湯藥何異豈得名為孝子後來就不從亂命也較遲了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夫子說我常言在醜不爭如今叫做爭子爭臣豈是面折君父肆無忌憚的勾當只為人臣人子一箇道理事君事父一片真心你看那事上之君子入朝便思量盡臣子的忠心退朝便思量補君王的缺失上人有美好的事即便依從着行上人有過惡的事即便救正着他但凡一味好阿諛的君上與那一味相親後有失處畢竟不能相親必如上文所言乃真是上下能相親的道理也你曉得爭臣親上非違上就曉得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子說完了恐曾子如何合得那憂病的心來便引小雅隰桑之詩說道為臣的心裏既然愛着君王胡不把直言去告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惡了若是

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落放心不下惙惙在念憂來憂去何日忘懷你知人臣的憂心就可比人子的憂心矣這箇叫做病則致其憂他不陷父于不義使常享令名亦是申明以顯父母的意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夫子說道怎的喚做祭則致其嚴大凡祭祀必交神明這神明極靈極通言語解說他不得思慮揣摩他不得人人自有神明只因不肯反本不肯齋嚴一向迷失在幽暗處所此時我的神明他的神明却似一川清水中間被土來隔着又似一片日光中間被屋來隔着你但除了這壅滯的兩水自然交通去了這住着的兩光自然交通此是交神明之義也為人君的只恐不明不明則良知未致孝非至孝弟非至弟所以神明勿彰鬼神勿著精氣勿通也昔者明哲的君王其良知烱然不昧事父事天只此良知遇父叫做孝遇天叫做明無兩箇良知事母事地只此良知遇母叫做孝遇地叫做察無兩箇良知待長幼上下只此良知遇長幼叫做順遇上下叫做治無兩箇良知知此知即是神明但人專在骨肉上尋討未見得他神明若直看到天明地察處其神明便昭彰顯露矣然致這良知要得齋戒的工夫無論諸侯以下雖天子必有當尊而敬之者名曰父必有當先而敬之者名曰兄由所尊而推之祖宗之在廟者為益尊敢不敬

乎其祭時齋戒皆出自不忘親之心由所先而推之吾身之所從生者為最先敢不慎乎其平時齋戒皆出自恐辱先之心此心原與鬼神並著但人專在一身行事上體驗未見甚著惟獨宗廟之祭齋明盛服致慤而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鬼神者始與心通而不可掩矣蓋心之良知即鬼神之會也致知如此纔是明王纔是孝弟之至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是可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悌不是兩事畧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矣孝悌之至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四海孝悌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礙推而放之而準矣惟神明光耀故融通貫徹其融通貫徹由神明光耀此吾太虛父母之本體彰者彰此者也著者著此者也孩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嚴肅而得你但從交神處看箇分曉何患孝弟之不至感應之不速耶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夫子說完了恐曾子還疑光於四海一句便引文王有聲之詩說道武王孝順文王遷到鎬京也依倣文王創造壁雝講明五倫之學當時西海東海南海北海無有一念所到之處不服王化可見只是一念靈通而夷蠻戎狄禽獸豚魚金石草木無不融為一念矣蓋睿思入微聲臭俱泯神無方應亦無方也若武王者非明王而何此以上所謂祭則致其嚴中間父配天母配地正是顯父母處你須知得謹按夫子這說話人都把來看做奇怪的不知母嚙指而子心動父膺疾而子汗流至于甘露靈泉神人織女日烏月兎地金氷鯉芝草異木種種感成通種種難測我祖文皇帝詳載孝順事實中親灑

宸翰歌咏其美為人子的豈可還不篤信況且這感應的事不是纔做一件便有一件的徵驗如劉向洪範五行之說令人拋離親舍靜養幾載便說我已齋心因何沒這感應只為古人齋戒工夫不傳于世致有此弊你且只看經中郊祀明堂一節與此章之意便已知得幾分大抵要順着無改無移的天心無聲無臭的祖德無始無終的孝字防邪物訖嗜慾不妄思不妄動專致精明洗心十日纔喚做齋戒一番但凡一年之間除却非時的祭不測的喪卜筮的敬事已是該得齋戒一百餘日了此外齋斬之喪又該齋戒了幾年期功之喪又該齋戒了幾月自從八歲收心十五入學直到四十歲纔出仕那時他的心已通神安得沒大感應前面所引甘露靈泉等不過一事之應而已戴記說箇定字又說箇寔字此是洗心的明註若夫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寢室特其粗迹耳臆見如斯未審能合聖意否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夫子說怎的喚做喪則致其哀你不見那孝子在父母喪服中哭泣時不做長聲行禮時不脩容貌言語時不敘文詞穿美衣則身上不安聞音樂則心裏不喜喫美食則口裏不甜這六件兒都是孝子哀痛的真情發見處若只任情做去不把性來裁損他生生之理便絕滅了獨有聖人是盡性的人曉得初生下來便有愛的情日日嚴憚將去有敬的情不幸親沒有哀的情恰如生養

之氣變做尊嚴之氣尊嚴之氣變做肅殺之氣只從肅殺處一截截住那裡還有人來所以上教他且含着那生養的餘氣止許三日不喫飲食莫因他死的形骸傷了他生的遺體此時難道說不敢毀傷縱然毀傷却要知道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要滅了這箇人豈不是聖人以性制情的政令又有一等的孝子眼前不便傷生只顧行着喪禮去哀情無節畢竟要傷了生聖人又為他立箇三年的限制示他有三年之愛于父母詠有三年之哀于父母合着這制度便是喪致乎哀而止矣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祝以時思之這三年之內始死時把內棺外槨內衣外衾來收斂着形骸既殯了或朝或夕設簠設簋向着殯宮哀慼出殯時搥胷頓足哭泣哀痛隨着棺槨走送這時候已自預先卜得好的墳穴將這棺槨來安措在裡邊形骸雖已安措又立木主在宗廟中祭享他那精靈的魂魄改名叫做鬼神了既然叫做鬼神春時與萬物俱來秋時與萬物俱去來時辨祭迎候去時辨祭祖送那悽愴怵惕的思想無休無歇不在三年喪服數內矣此以上所謂喪則致其哀也其間有功有德的君子方得大全豈不是以顯父母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總看來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與祭則致其嚴而事死如生這幾件都叫做生事我前面說的不是敬便是愛不是愛便

是敬出不得這兩箇字至于喪則致其哀與
那居則致其敬于喪祭則致其嚴于思這幾
件同叫做死事前面十二件儀節並出不得
這哀慼兩箇字曰愛敬曰哀慼生民報本的
力量已竭盡無餘了其間載着死生之微義
又備細無遺了所以我說五者備矣就是立
身行道揚名後世的事以顯父母為孝之終
的事一切盡收在裡邊既有終必有始和那
不敢毀傷的事已總括得盡也汝其知之謹
按夫子這許多說話其緊要只在末後一章
臨了幾句曰此哀慼之情也曰毀不滅性這
是開發性情的宗旨曰死生之義備矣這是
闡明死生的大義今人都把愛敬哀慼來當
天性不知此非天性天性者孝無終始父子
之道是也所謂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豈可把
隨遇變遷的便來當了他因此上經中首言
至德要道次言天地之經又言天地之性人
為貴無非開發此宗耳至于死生亦大矣夫

子負杖逍遙曾子易簀咏歌豈是勉強得來
當時不肯與季路說的悉底傳與曾子如經
中郊祀宗祀所以必用陽生納火之候者只
要人尋着生生的根由若剥復之交全然銷
盡將箇何理來生人生物若祖父之死全無
影響將箇何人去配天配帝且鬼神著矣著
的是何人以鬼享之享的是何人看來分明
是游魂為變性靈不昧矣張子說形潰反原
朱子以為譬如土做彈丸復歸土中又做彈
丸出來可見祖父雖歸太虛定出來千變萬
化知道他變做甚的萬一不識得是我祖父
所變毀傷了他輕慢了他豈得無過假如一
杯羮裏人傳有你父母骨血在內雖不辨認
安忍舉箸觀土塊彈丸之喻實是無你作惡
的去處嘗聞昔人夜卧以手恐夢遇父祖却
是何心世人借死忘本強說不信鬼神又是
何心因此上夫子備細闡明這以于此經也
情性之宗死生之義只是一心學者宜盡心

馬

齋戒事親之目經文云始於事親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著其大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恒齋也可謂結諸心矣大道無倫大孝匪迹士冠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敬子弟者敬親之後也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齋不入室置室而齋以厚別也重父子之始也有疾養者皆齋不櫛不翔不哂不詈不飲酒食所謂齋也文武親齋玄而養王宅憂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王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勿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王高宗也不思親而思道不見親而見帝不哀慼而恭不

長號而默惟求德類四方無論德類二人也類齊也齊齋也通神明而得良粥齋三祀而中興者五十九年故孔子曰喪禮敬為上哀次之記曰廬嚴者也不與人坐焉嚴敬恭默幽思微微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父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中月而禫始飲醴酒食乾肉

生忘本皆聖人之政也降此而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旁期三月不食菜果功衰食菜果無鹽酪小功緦比葬食肉飲酒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猶不奏樂不復寢也樂則散寢則淫既散且淫何以思道降此而期功之喪三月不御內大功將至避琴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敬之至也

君猶朝牲而齋民有不顧父母之食者乎

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

后猶親蠶而齋民有不顧父母之衣者乎

七日戒三日齋以教敬也

致齋于內曰齋散齋于外曰戒合而言之曰敬條而示之曰教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小宗伯主凡祭祀之事宿宮宰宿夫人夫人齋于內設官以敷教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齋之義莫著於此矣心不苟慮身不苟動思道依禮定極神通齊幽齊明齊宇齊宙斯虞廷精一之傳孔門明德之旨也至于此而所見無非大事所存無非恭敬不假防止不迷物欲詎有須臾之不齋乎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齋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齋者不樂不弔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此依禮之目也釋氏嘗食素矣衣緇矣撤音樂矣屏妻子矣何以辭而闢之曰彼西域之交神明者也吾中夏之交神明者也禮失而求之野禮幸勿失毋求之夷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此思道之目也形聲寂然性情杳然何可致思而無思之思通微作聖知高宗之見說則知孝子之見親矣詩美思成不徒咏也彼釋氏止觀老氏默朝思各有成同為攬鏡而自照夫曰自照無

三氏矣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曰卜爾萬壽無疆蠲齋也洗心玄覽見乾坤不毀之禮安形馭氣乘陰陽化生之機義曆舜年信可卜也

齋戒事君之目經云中于事君又云進思退思蓋齋也明宗傳故附事師

覲禮天子使大夫戒覲述天職使戒者與共事天也戒則無所不通乾坤君父靈知相徹事其一舉其二矣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此上文意也大臣齋而水鏡斯明小臣齋而妍媸自決考成如此由成可知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觀大夫之事諸侯而事天子事大夫之齋可推矣思即進退之思神相通故情相親

君有命戒射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親滌大射禮也思道依禮志正體直臣鵠既中餘鵠具舉

公食大夫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何必使之蓋使之各以其爵也

大夫之喪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觀大夫士之喪而上可推矣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有加隆焉曰土芥寇讎權辭耳

太史掌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世婦掌女宮之宿戒戒為先王亦為後王也四表之心助王心者也故設官掌之

國君世子生卜士負之吉者宿齋負嗣君也敢不齋乎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於內寢臣妾一節也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屢中之憶憶其不可得聞者六年而性天見矣有如不見雖沒身安居哉按史弟子從冢家者百餘里三年訣云彼徒依禮若子貢其思道者歟顏子心齋子貢心喪皆視師如父也

齋戒事天地之目經文凡四稱天地矣齋而祀之所由以立身也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夏立秋立冬亦如之志氣之帥也天子之志衆志之帥也志一動氣而氣應之所以理陰陽而齊衆志也木火金水之德乘氣而來精明敬齊之心迎氣而入同符五帝共事一天是以太史謁齊也

夏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一陰生齋而事地事其遺體也心中之氣是也事之之法欲定不欲亂

冬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靜陰陽之所定一陽生齋而事天事其遺體也形中之性是也事之之法欲靜不欲動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利心不馳則外物感而不應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七日戒一陽復也復形中之性見天地之心也此疑老氏之所謂長生者易乾鑿度曰性無生安問長生哉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陽升陰降日往月來易也聖人以此易齋戒而神明其所謂盛德者五德之輝與天地齊光與太虛合靈非苟然矣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大學以脩身為要脩身之法齋而已矣此存養事天于其常也

有疾疾者齋禮疏曰當正情性也肝仁心禮肺義腎智脾信情性之宅也氣一既能動志形傷亦能損德齋則氣定疾瘳形全德盛此存養事天于其變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出大亂之途入大定之門一旦精明豐蔀見日三宿澡雪暗室有天天即我也何不可事之有嗟夫上帝每矜惡人惡人不遠上帝彼徒畏其赫赫甘于卑卑至謂惡乃痍疥之名事惟奔走之末無惑乎終身弱喪不顧乾父坤母之養也孝難哉

五刑章之目不齋則以其昏昏忘其競競而滋不孝矣故昭○國法以警之

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居喪之家脩齋設醮若男女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此列于十惡不容誅矣何以杖也言制將終而偶犯者也如其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則何罪焉彼死孝之于生孝豈以迹論哉及家長僧道何也尊上且罪況卑下乎方外且罪況方內乎聖祖立法欲天下之人皆洗心以全孝故其嚴如此

凡大祀廟享若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判署刑殺文書及預筵宴者皆罰俸錢一月其已

誓戒人員散齋不宿淨室罰俸錢半月致齋不宿本司者罰俸錢一月彼以為飲食男女而已不少恐須臾之嗜欲而天地鬼神祖宗君父赫然震怒令絕食者一月半月誠死法非輕罪也祿養者不得養田祭者不敢祭奈之何輙犯齋乎弔喪問疾禮也判署刑殺政也君子不以大禮大政犯大祀之齋謂大逆大不敬之漸耳如其恣大欲而昏大德益無說矣戒之戒之

孝經彙目終

古今羽翼孝經者幾三百家表章播傳者五七百卷皆由秦始焚滅而各加考訂之者獨荆公執政早視此經不列學官不取試士世遠教湮人鮮誦習而流傳亦罕鴻為此懼廣求博採止據成帙者三四十卷殘篇斷簡五七千言日夕究思僅梓先儒訂正之文五卷以為之兆將期名賢遞相羽翼續微言明大義也顧下里鄙人徒傳糟粕乃勸虞長孺氏出邇言闡之復求初陽孫氏反復研究為詳說之自有二氏而古文

今文之疑釋人子可力行矣雖與鴻指小異而
今頗為詳善惟冀崇本君子力共闡明則一本
立而萬化生雍熙和睦之風不將流布於寰宇
哉噫嘻曾氏得夫子之傳衍孝道之大曰塞天
地横四海徹貫古今放無不準今虞君建全孝
宗傳二圖立提綱彙目等語倘亦得曾氏之傳
耶非耶希大孝者幸致察焉

仁和朱鴻謹識

從今文孝經說

錢塘後學虞淳熙述

孔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虞夏商周古文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
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
寫之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

鄭夾漈云諸經皆有古文文帝時朽折出自壁間者是也漢初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後漢以三體書石經一曰古文魏邯鄲淳衛敬侯皆能焉若蝌蚪製自顓頊安國實言不知張霸孔衍諸人相與為偽妄傳訓義豈安國所任哉故其可知者今文也非古字也其所定者今文之同於古也非古文之異於今也齊雍州古塚得十餘簡王僧虔云是蝌蚪考工記葉氏曰世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愚亦曰世無今文安國何從證之如止言異幾字多幾字少幾字則可設言異其字多其字少其字無是理也時以尚書送官魯國三老獻孝經于昭帝蓋安國取證顏氏之文耳

孔衍曰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而疑之哉奏上天子許之遇帝崩向亦病亡遂不果立

按古文白孔氏何向等諸儒疑之哉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顓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負三可疑故除煩惑云

劉歆曰孝文皇帝始使鼂錯從伏生受書尚書出於屋壁朽折散絶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書伏而未發其古文舊府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三學中無孝經之說此學非歆所欲立也其曰外内相應者外是張霸偽書内是先帝傳書成斥之而哀存之向疑之而歆信之不孝莫大乎是如莽符命如宋天書之類故博士不對諸儒怨恨龔勝上疏乞骸師丹奏歆改亂衆怒羣訕懼誅求出藉令稍有可遵何至乃爾嗟乎古文愈于野歆難掩其偽矣

漢藝文志曰孝經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壁中古文為異

按桓譚新論異者四百餘字劉向叅校除其煩惑謂異者不必異增者不必增除去其煩毋使人惑也彼衛宏之徒為所惑矣

隋藝文志云安國之本忘於梁亂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致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

於人問漸聞朝庭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氏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

周師入郢焚書七萬餘卷魏大收書但獲今文譯以夷言謂之國語孝經後齊頗更搜聚然古文竟泯馬自隋用一絹易一卷而王逸嗜利出市本送劭劭偽造符命人也轉示劉炫炫之偽妄亦劭之流遂作稽疑以傳於世當時諸儒皆詆則無一人肯證秘府乏書則無一字可證徒恃漢志而又不合桓譚許慎之說固無待貞昺之譏斥也

司馬貞曰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曾子敢問章以應二十二之數

邢昺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今曰遂亡者見非亡于梁亡于漢也閨門一章亟出長孫氏蓋晉宋人為之亦不類漢儒語吳草廬譏其淺陋不類聖言妄而彼云徒役偽作明甚孔云不敢侮于臣唐主且援以自臣妾夫徒役犯姦何與官長文而詎稱嫌乎分庶人章是昧終始之為總結也分曾子章是昧德性之相呼應也孰謂炫敏哉

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人

廢鄭註是也行孔傳非也諸儒亦非其行孔耳

李士訓記異云大曆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

文孝經初傳李白授李陽冰盡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與今小異旨義無別

以石函韜絹素積潤易朽想即隋本耳按白在當塗與陽冰詩無授孝經語豈受傳者妄耶既云旨義無別奚取古文為耶

宋三朝藝文志曰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

陳氏曰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註來獻温公誤以為他國之人轉相傳授蓋因註而疑經經在石臺何待二國

吴草廬曰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絶無來歷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曽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决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温公資質重厚於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

許慎說文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按居字下引仲尼居炫本多閒字桓譚新論云古文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異今文四百餘字炫本止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餘字許慎世推五經無雙桓譚疏詆妄增圖記二子實見孔傳者決非繆說但所謂孔傳者劉向且疑之況炫本哉炫師熊氏好古受誑求復七十二世祖之碑炫友王劭迂怪不經偽作三百八十篇之讖經由于劭信過于熊蓋採謠拾語是劭故習而減字增句非炫所

知尚以更生依倣顔芝安國考徵伏勝不敢
恣其虛誕聊爾易其緒言首增閒字坐字使
開卷者即證為禮記論語之文中去也字之
字使尚質者即指為門人篤實之驗詎知非
喪安取不文平居自然閒適助語既難盡削
敘事寧貴冗長又利者義之和易垂大訓天
子至庶人傳有明徵命坐而談定不斥其名
諱重言足儆奚必訓其不通謂之曰禿曰不
順特小疵耳昔董子之對獻王不刻也字此
猶今文也文信之著孝行尚存也字將非古
文乎請觀繁露呂覽
益信劭等之誣經矣

歸有光曰隋劉炫偽造連山魯史記等百卷則
炫之書又可信哉司馬公詆今文為他國疎遠
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
石臺也

按炫雖以偽書除名牛弘楊達復薦進之隋
著令與鄭並立唐始議廢鄭專行故得流傳
及于溫公炫等以無行之人倡無稽之論則
當屏諸他國者也若夫今文出自顔芝受自
顔貞考自獻王辯自董相校自劉向譚自孝
文隸自明皇百家同尊千古常明豈待取徵
於他國而後信哉且王漸息訟徐份已疾王
立彌姦尹公名烏庚生避水馮亮手執以殉
禽蟲不侵素霧屬天真所謂通於神明者矣
古文一出而遭巫蠱再出而投虐焰劫也敗
名炫也餒死皇侃擬觀音經而招疾溫公示
鳴條村而貽笑卒入移刺履手為他國書矣
乃知孔曾在天之靈惡
一字一語之增改也

司馬溫公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

愚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蝌蚪之書廢絶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禁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家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令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按蝌蚪始顓頊周制從史籀秦坑異議者七百專行篆隸孔氏冒禁而藏又冒禁而書危亦甚矣如自衰周當籀刻金石而漆書竹簡百年不蠹無是理也夫周書同文既不得為蝌蚪秦法嚴厲又不敢為蝌蚪漢去古遠又不能識蝌蚪此劉向所以置疑於安國也昔秦博士尚藏此經而詔令碑銘不諱言孝芝以斯隸恬筆記千八百餘字于衿裔間七年而出之詎稱偽哉郢之火孔亡而鄭存名鄭者多也豈必國語若夫古文尚書則百兩偽興於張霸十六詐飾于劉歆諸家並云向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韋昭杜預趙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謂凡所舉書出于二十五篇之內者皆指為逸書故也惟王肅以至梅賾見之夫向等不值于前而肅等反遇于後宜來三子之譏矣謹載其言于後稽古者擇焉

朱子曰孔安國書是假書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可見王肅諸人即王劭諸人耳

蔡子曰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孔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可無疑於古文孝經之平易矣蓋文章之變日流於易也

吳子曰安國為隸古特定其所可知者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而安國所增多者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是今人不以古文尚書為真而古文孝經可例知矣

宋景濂曰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末矣

窮經者師其義乎師其詞乎如以詞而已矣則宜辨不則無如會其大旨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之君子無泥從令之語復致紛紜熙不勝大顧

從今文孝經說終